

尚書古文疏證

尚書古經證目錄

卷

身八十九言濟瀆枯而復通乃王莽後事安國傳亦有

第九十言安國傳三江入震澤之非

第九十一言安國傳華山之陽解非是

第九十二言安國傳梁岐在雍州解仍是

第九十三言蔡傳澠沮二水解不屬兗州

第九十四言蔡傳不諳本朝輿地

第九十五言禹貢甸服里數所至

第九十六言史記滎陽下引河爲禹貢後

尚書古文疏證卷六下目錄終

尚書古文證卷六下

太原閻若璩百詩撰

平陰朱續暉近堂撰

萬

一九

濟水當王莽時大旱遂枯絕不復截河南過者晉初  
 司馬彪之言也雖經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  
 尋梁脉水不與昔同者後魏酈道元之言也通典據  
 彪之言以折水經謂濟渠既塞都不詳悉其餘可知  
 余讀郭璞山海經注而漢恐未足以服水經者之心  
 何則璞固有言矣曰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  
 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杜氏釋例於濟水東北至高平  
 餘北八字並同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與禹時濟

瀆所經河南之道無異蓋枯而復通者所謂津渠勢  
改昔則自虢公臺東入河出在敖倉之東南今改流  
虢公臺西入河出亦非故處與或禹時濟未必分南  
北此則分而二為不同與安國果身當武帝時作禹  
貢傳祇當曰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溢為滎澤在敖  
倉東南不當先之以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  
河張湛註列子此係改流新道方繼而曰又並流數  
濟水文並同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證以塞為平地之故迹古  
之有賁賁雜然並陳殆亦翻以目驗為說而不察水道

按通曲之水經所載地名有東漢順帝更名者知

山順序後纂序王伯厚又因而廣之下及魏晉  
地志作郭璞撰者近是余請一言以折  
日瑋言山海經引水經者八此豈經出璞手哉  
即酈氏於濟水引郭景純曰又云經言固亦判而  
二之近黃太沖撰今水經序文竟實以璞者惜不  
及寄語此

又按困學紀聞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  
離騷引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禹  
本紀見史大宛傳漢張騫傳註並未指為何書惟  
杜君卿言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疑  
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最是而璞引禹本紀除見

史漢之外多却去高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二  
語鄙注禹本紀與此同則知自漢武以至道元皆  
曾見此書特唐亡耳璞既引禹本紀又引禹六傳  
固亦判而二之王伯厚疑爲一書者非

又按璞註爾雅成未審爲晉之何年而註引元康八  
年永嘉四年事未一及元明年號知成於未渡江以  
前時孔書雖未立學官已盛行于代故註引太甲中  
篇曰徯我后尚書孔氏傳曰共爲雌雄又曰大高  
曰尺曰契因嘆僞書易以惑人人多據以爲言不  
獨一  
女之載入帝王世紀而已即好古文  
奇字如美首亦爲所欺識直者寡振古如斯悲夫

又按六朝明曰某更有一切證酈注於漯水引桑  
欽山與漢書無異則知固所引即其地理

志初無水經之名水經實不知何人作也酈注每  
舉本文必尊曰經使此經果出桑欽無直斥其名  
之理或曰欽作於前郭鄴附益于後或曰漢後地  
名乃注混於經並非蓋欽所撰各地理志不名水  
經水經創自東漢而魏晉人續成之非一時一手  
作故往往有漢後地名而首尾或不相應不盡由  
經注混淆也

又按疏證第二卷浮于淮泗達于河河不如荷謂  
蔡傳爲未然茲因討論濟水亦覺其說通故馬貢



圖註曰淮與泗相連淮可以入泗自泗而往則有  
兩途或由灘以達河灘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或  
由濟以達河濟出于河而合于泗者也余請證以  
古事一王濬列傳杜預與書曰自江入淮逾于泗  
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此由淮而泗由泗而汴由  
汴而河之道也西道也一溝洫志滎陽下引河東  
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故淮泗會此  
由淮而泗由泗而濟由濟而河之道也東道也雖  
由此固多而著見史籍者僅此

第九

朱子言子一國解經最亂道余謂亂道之尤者是江

自彭蠡入江爲三共入震澤大江安流千古無易遠  
在震澤百餘里由揚子以入于海此豈入震澤  
耳哉善乎鄭氏言三江旣入海耳不入震澤也若  
似通知魏晉間有爲異說者豈作僞者并鄭註不觀  
與抑王肅議禮必反鄭亡而書注亦然傳實從肅來  
與或曰解三江者衆矣畢竟以何說爲不可易余曰  
蔡傳不可易已蔡本鄭注鄭用楊都賦注參以顧奎  
吳地記陸德明釋文張守節正義並合非一人之私  
說也近代歸希甫說亦佳柰不合經文何竊以天下  
之至變者水今之水道非盡古之水道也天下之至  
不變者經今之經文仍即古之經文也試取經文諷

尚書卷之六  
誦彭蠡既豬陽鳥攸居爲一呼一應則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亦一呼一應非如歸氏說上下不相蒙也者或曰揚之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余曰周禮一三江也禹貢又一三江也禹貢三江誠小然當既入于海而震澤底定則今松江嘉興蘇常湖五郡民咸得平土而居矣功豈細哉鄴道元讀吳越春秋三江五湖曰此亦別爲三江五湖新字相亂不與職方同余則謂禹貢三江不與職方同却

按蔡氏者自宜立學官但有可笑絕倫處不一

一標以爲疑誤後學虞翻嘗奏鄭氏注五經違義  
尤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  
臣竊取之是也水經注引庾仲初楊都注曰今  
本皆然蔡譌庾爲唐猶曰字畫之近若楊都之與  
吳都則相遠矣蔡竟未讀晉書庾闡傳乎闡字仲  
初潁川鄆陵人作楊都賦爲世所重即此雖然蔡  
不以博洽名明未謀埤笈水經注濁漳水于林慮  
山便橋之上即庾眩墜處也曰庾眩未詳案晉書  
庾袞列傳袞字叔褒適林慮山石勒來攻乃相與  
登大頭山而田于其下將收獲命子恂與之下山  
中塗目眩墜崖而卒殆是即庾袞眩墜處也朱

不知字有譌闕妄附會以後眩之說亦由未讀晉書乎

又按壬子冬客太原顧寧人向余稱朱謀埠水經注箋爲三百年一部書余退而讀之殊有未然如通鑑智伯言今乃知水可亡人國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胡身之引酈注註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爲言其水出絳山東西北流而合于澮猶在絳縣界中智伯所謂汾水可以灌安邑或亦有之絳水可以灌平陽未識所由此也

見本如是未經舛譌朱氏本則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浸安邑此亦何須說者果

爾復續之曰汾水浸平陽或亦有之絳水浸安邑  
夫或曰此駭語乎朱何不引身之本以校正  
之而不覺乎且即云絳水浸平陽未識所由括  
地志猶譏之曰絳水一名白今名沸泉源出絳山  
飛泉奮湧揚波注縣積壑三十餘丈望之極爲奇  
觀可接引北灌平陽城酈道元父範歷仕三齊少  
長齊地熟其山川後入關死于道未嘗至河東也  
斯蓋引耳學而致疑余嘗往來於平陽夏縣而悟  
通鑑二語具爲妙解蓋汾水并可以灌安邑至絳  
水灌之又不得云絳水并可以灌平陽至汾水灌  
之又不得云交錯互舉總見水之爲害溥爾國語

襄子走晉陽圍而灌之未及何水戰國策實以晉水史記實以汾水又趙世家為汾水魏世家晉水李弘憲疑莫能定不知二水皆是也蓋智伯決晉水以灌城至今猶名智伯渠然亦豈有舍近而且大之汾水不引以并注者乎此亦惟熟其山川始知耕問奴織問婢豈不信哉

土伯厚曰汾水在晉陽城東晉水在西郡

縣志實云

又按雋陵縣屬潁川郡李奇曰六國為安陵雋縣屬陳留郡應劭曰鄭伯克段于鄆是後漢臨縣下無此縣司馬彪曰春秋時曰焉劉昭注春秋鄭共叔所保故曰克段于鄆又成十六年晉敗楚

于鄢陵將鄢與鄢陵合爲一地與杜註兩處皆屬  
潁川水正同東海公亟賞之曰不獨此元和志  
鄢陵縣云克段晉楚戰並此地其確指如是若漢  
鄢縣故城在寧陵縣南五十三里今在柘城縣北  
者自屬宋地共叔豈有遠保宋地之理應劭注實  
誤特正於一統志中余曰固已明范守已滎川人  
言大氏陽翟以東新鄭以南其地平曠無名山惟  
多岡陵橫亘曲屈不下三二十許故左傳所謂陽  
陵大陵魚陵鄢陵六國所謂安陵馬陵皆在其地  
第今不能悉其所在耳因之悟鄢從下乃邑名共  
叔所保當在邑晉楚相遇則在鄢邑左右一帶可



作戰場處惟多岡陵故曰鄆陵以知竟合爲一義猶未精

又按陸淳春秋辨疑引趙匡曰鄆當作鄆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至隱十一年乃屬周左氏曰王取鄆劉蔦邗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爲鄆字杜註今穎川鄆陵誤甚矣案從京至鄆非遠又是鄭地段以有兵衆故曰克若遠走至鄆陵已出竟無復兵衆何得云克又傳曰自鄆出奔共即自鄆過河向共城爲便路若已南行至鄆陵即不當奔共也余謂鄭十邑正有鄆在內何得云已出竟止此一句

非